

“她最见不得平民百姓因战争受苦”

对话钱秀玲曾孙侄女钱童心

本报记者 程绩 实习生 朱昱明

80多年前,宜兴小姑娘钱秀玲走出国门,就像她那个年代的新青年一样,勇敢而独立;到了晚年,即便一生居住海外,她最爱吃的依然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小馄饨。

“英雄”的光环陪伴了钱秀玲一生,家庭和生活中的“钱夫人”是什么样的?钱秀玲曾孙侄女钱童心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更真实更可爱的中国女人。

“她是一个有主见,有追求的人”

记者:作为钱秀玲的曾孙侄女,你眼中的“钱夫人”是什么样的?

钱童心:钱秀玲是我的太外婆。在钱家,我们都叫她“细伯伯”,这是宜兴老家的叫法,意思是爷爷的小姑姑。我几乎从小听着她的故事长大。

我们隔了三代,最初的印象也只停留在亲戚对她的英雄事迹描述上。不过我爷爷和钱秀玲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,改革开放后,钱秀玲也多次回国,每次都要来我家坐坐,还在爷爷的陪同下游玩北京等地。

记者:家人会用她的事情来激励后代吗?

钱童心:其实在“细伯伯”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前,家里人并不太提起,或许是因为涉及“细伯伯”的堂兄钱卓伦,他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,在那个时代特别敏感。

爷爷一直告诉我,她学习勤奋、有志向,要成为“中国的居里夫人”,22岁就拿到化学博士学位等,在学术方面给我们一些激励,后来钱家也出了很多博士生。

记者:钱秀玲那个年代,选择跨国婚姻,当时家人支持吗?

钱童心:她3岁时,家里就给她订了亲,对方是“细伯伯”父亲朋友的儿子。家里同意她去布鲁塞尔,就是因为当时她的“小未婚夫”也在比利时。但是“细伯伯”见了对方一次之后,就以不喜欢为由拒绝成婚。

当时她父亲大怒,还威胁不再给她寄学费。但倔强的她誓死不妥协,况且当时她已经成功考上了自费生(用庚子赔款资助),并不需要家里的钱,父母只好作罢。说起这一段,她自己还总是有些洋洋得意的。

“并不是只有被文字记录下的,才称为历史”

记者:关于后人对这些事迹的记录以及描述,你有什么看法?

钱童心:我觉得对她生平的记录最完整、最客观的应该是她的孙女塔蒂亚娜为她拍摄的《我的奶奶是英雄吗?》。为了这个纪录片她去北京、桂林等地,重走了老人的足迹。她提出:我的奶奶是英雄吗?中国人怎样定义英雄?其实,塔蒂亚娜想表达的是,不是只有被文字记录的才是历史,没有被明文记载的珍贵之物,也不应轻易被遗忘,就如钱秀玲事迹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。

这部纪录片是和比利时国家电视台合作的,所以还引起过大反响,后来还在法国电视台播出。

记者:你看过电视剧《盖世太保



2008年钱童心赴欧留学期间在布鲁塞尔一养老院探访钱秀玲



钱秀玲和她的家人朋友 (本期图片由钱童心提供)

枪口下的女人》吗?怎么评价?钱秀玲本人怎么看待?

钱童心:作为家人,我们认为不管是书还是电视剧,都没有真实反映历史,书中隐去了很多关键事实,包括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。钱秀玲对这个作品也不太认可,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。她孙女在拍的时候,她在翻《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》,翻到一页的时候很开心地指着照片说:“这是我,但名字不是啊,‘金玲’(剧中女主角的名字)是谁,他们是不是搞错了?”我觉得这个细节很生动,也让人感慨,这样一位老人回忆起自己的过去,应该是希望能被真实记录的。不过她也很释然,只说这都是剧组的权利,过去的事情她也不会再在意了。

70年来,这些事迹,有人遗忘,有人铭记

记者:钱秀玲对反法西斯战争持怎样的态度?

钱童心:她一直是和平主义的,所以才会怀着仁慈和同情在战争中尽力救下那些人。战争会让很多平民百姓会受苦,她是最见不得这种的。

记者:你最后一次见钱秀玲是什么时候?

钱童心:2008年我赴欧洲留学期间,在布鲁塞尔最后一次见到老人。当时看到有人来,她很高兴。我记得她穿一身蓝紫色的花衬衫,满头白发梳得很精神,骨瘦如柴却风韵犹存。她冲我微笑,这笑容,是我20年来见过的最温暖的笑容。

我看到房间的黑板提示用法语写着:请带些水果,如果有可能,带些小馄饨,请带一些杂志。房间的桌子上,零星地摆放着她和家人的照片,以及一张她被授予“国家英雄”勋章时同市长的合影,墙上贴着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。我没忍住眼泪,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,曾经是如何在盖世太保的枪口下周旋,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,最终又重新回到人生的起点。

记者:钱秀玲在比利时的亲人眼里是怎样的?

钱童心:在她的孙女塔蒂亚娜眼里,她是家里的“皇太后”“老佛爷”,她对子女严格要求,威信颇高,不过晚年她变得极其温和。后来很多采访过她的人都说,老人讲话永远都会保持微笑,语气平和。

晚年,“细伯伯”爱打太极,练书法,沉浸在自己的一片自在独立的天地。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,她早已淡忘。叔叔有时会去看她,带着她最爱吃的小馄饨,每次吃小馄饨,她总是很开心。

记者:钱秀玲在比利时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?

钱童心:比利时政府一直都很感激钱秀玲。2008年我去养老院看望时,她的桌上还放着很多老照片,其中有两张便是她到市里参加表彰会时与市长的合影。二战胜利后,比利时的庆典典礼大都会邀请她参加,并作为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。而比利时当地的一些中国人会在她生日的时候去看她,因为她和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比较密切,毕竟她也是中国人的英雄。

(上接 A4 版)

救出69名比利时人

不少比利时人从各地赶来找钱秀玲,请她救出被德军关押的亲属。热心肠的钱秀玲一次又一次地从虎口中救出了许多比利时人。据她的长子回忆,母亲去布鲁塞尔找法尔肯豪森至少有五六次。

1944年,欧战的情势渐渐逆转,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二天,比利时地下组织在艾克兴市暗杀了三个德军高官,德军立即抓了69位当地居民当人质,威胁该地民众若未在36小时内交出暗杀者,将枪毙所有人质。

这时,比利时人自然又想到了钱秀玲,她拖着5个多月的身孕,连夜赶往布鲁塞尔。在位于塞纳福古堡的官邸中,钱秀玲最后一次见到法尔肯豪森。因为多次协助释放囚犯,他已经渐渐失去柏林的信任,甚至受到盖世太保的监控。见到钱秀玲,法尔肯豪森沮丧地透露自己可能被撤职调回德国,但只要手中仍有职权,他就会尽力搭救这些无辜的人。一天之后,全部人质获救,钱秀玲在比利时的威望达到顶点。她救人的故事在比利时民间广为传颂。

二战结束后,艾克兴市政府举行表彰大会,授予钱秀玲国家英雄勋章,并将一条街命名为“钱夫人路”。钱秀玲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,她不论走到哪里,都会得到友好而热烈的欢迎。

《人民日报》资深记者丁刚曾在比利时图书馆里看到1945年7月21日的一份报纸,刊载了当时的庆祝情景:“成千上万的居民聚集在中心广场。钱秀玲成了人们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。当她向广场上的居民挥手致意表示感谢时,整个广场沸腾了起来。人们不停地高呼‘派林格夫人!’”

然而,在比利时享有盛誉的钱秀玲,却低调地继续住在艾尔伯蒙镇,甚至有意“遗忘”这段经历。而此时,法尔肯豪森则在“7·20”暗杀希特勒失败之后,被盖世太保逮捕,关进了集中营。

为头号战犯“求情”

1948年2月,法尔肯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,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。

钱秀玲得知后,立刻到监狱探望。

1950年的比利时首都日报登出了一篇钱秀玲的专访,她表达了对法尔肯豪森的敬佩,“如果我在大战期间做过一点事情,值得接受国家感谢勋章,那是由于我当时的努力获得法尔肯豪森将军的配合。是他冒着生命危险,把他的占领区作了最大限度的爱护,才避免了像荷兰、挪威、波兰等德军占领区的悲惨情况。我不敢预测他的命运,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永远的感谢和尊敬。”

1951年3月,法尔肯豪森终于等来了法庭的审判。在法庭上,钱秀玲以证人的身份,向法官出示当年被法尔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,并请来许多被营救过的人出庭作证。法尔肯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,一年后就被提前释放,并定居德国波恩。直至1966年88岁去世,钱秀玲多次到波恩探望,两人追忆往事不胜感怀。

1951年,应早年导师之邀,钱秀玲进入联合国核能科学研究所5年。上世纪60年代,她在布鲁塞尔先后创办3家中国餐馆。她还捐款创办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——中山小学,并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和校长。1990年,她又在比利时华侨华人中发起赞助国王慈善基金的活动,获得媒体对中国移民的好评。后来,90岁高龄的她还出任了名誉主席。

钱秀玲曾3次回乡,但她从未向家乡亲人说起自己当年乱世救人的经历。家乡人只知道她是一名定居在比利时的退休医生,只知道曾经有过一位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老太太。

“有关当年救人的故事,钱秀玲只记得关键的几次,其余的几乎都忘却了。”1999年,作家张雅文接到朋友电话,说在《环球时报》上看到了钱秀玲的事迹,觉得是很好的创作题材。张雅文为此自费前往比利时寻访钱秀玲,陪着老人呆了二十多天,写出了《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》。随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视剧,2001年,该剧编剧赵冬苓到比利时拜

钱秀玲,是年她已经88岁高龄,当被问到如何评价法尔肯豪森时老人不假思索地回答,“一个有道德的人”。



艾克兴市长与钱秀玲合影